

1 一见倾心

我始终记得那天杰子给我打电话的情景,他说:安悦去上海玩,包丢了,现在困在火车站,你帮我去送些钱给她。

安悦是杰子的女朋友,他们认识时,我已经来上海工作了,所以并没有见过,即便是有几次我回去大家见面,杰子也没有带安悦出来过。朋友们就说杰子这小子好像很怕别人抢走他女朋友似的。我看杰子,他的眼睛是那样的亮,我想那是因为那个叫安悦的女孩吗?想想也就过去了。

那天放下手头上的事,我以最快的速度赶了过去。在站前广场的阳光下,我见到了“传说”中的安悦。短发,一身休闲打扮,简简单单清清爽爽的一个女孩子。

安悦并没有我想像的那样狼狈,很乐观的样子。像是要确定一下,微笑着向我招呼,嗨,你是夏尘吗?我说身无分文还在这里游荡你要让杰子担心死吗?然后我带她去吃饭。后来带她出去玩了玩,又买了车票。那天我送她到候车室,说我还有事,不能送你上车了。

看得出她眼神突然变得黯然失色。我转身下楼去,到了楼下,我忍不住朝上看了看,我发现在一个窗口前站着的是安悦。她大概没有看到我,正东张西望搜索我的身影。

后来因为工作的缘故,安悦需要经常来上海。第三次来的时候她给我带了礼物,是一个剃须刀。我有些紧张,想说这东西不是随便送男人的你真的不知道?但有些话说不如不说,不说也许就能躲得过。



爱很遥远

口述:夏尘 整理:小篱

2 百转千回

可是我们真能躲得过吗?爱情是刹那间发生的事,而感情是何时滋长的我们也无法说清。然而有些感情你又怎么可以让它存在呢?安悦说,谁爱谁是五百年前注定的,你想跑能跑得掉吗?这是那次我们在黄浦江边一人一瓶啤酒,说着好像与自己无关的一些话。

晚上回去的时候已经很晚了,两个半醉的人手牵手,安悦断断续续唱着跑调的歌:那些爱过的人伤过的人哭过的人恨过的人在哪里/一路上还有多少雨水泪水等我去回忆……像是昨天/像是那昨天/是否曾和某人在某个时间/牵着手幻想明天谁也不改变/对着天空说一定要爱很遥远。

唱到这里忽然戛然而止。她说这首歌的名字叫《像那昨天》,是我最喜欢的,但是好像很悲凉对吗?说着她看着我,眼里是一汪清泪。我说,给我一点时间,给大家一点时间好不好?

杰子。千绕百绕也绕不开的一个。有一天,我们终于谈到杰子。“以前我以为那是爱情,可是当我遇到你之后,才知那不是。”“可是,他爱你。”我仿佛看见杰子那亮亮的眼神。我常想,假如对方不是自己的好友,自己将会如何呢?这样的爱情注定千折百回,注定有太多的挣扎和纠缠,注定想说的话无法说出口,而伤害对方的话却一定会说。

有时候我们在网上从头到尾都在说着狠话:我再也不要理你了!我恨你!这是安悦说的最多的一句。但彼时,隔着千山万水我依然能感觉到她的眼泪。

那时我住在一所高校里。有一天早晨,我如往常一样去操场跑步。那一直是我的一个习惯。那天在晨曦里,我看到操场那一头有个熟悉的身影,灰色长裙,暗红披肩裹在瘦削的双肩上,脚下是黑色行李箱。我愣了好几秒钟,直到她跑向我。因为天冷,她的脸冻得红红的,她说我就想看看你说的那个操场是什么样子。我说现在看了,那就回去吧。她抱住我,说我很想你,不要撵我

走。

心就是从那时才开始感觉到疼的,那一刻,我听到有什么东西噼里啪啦碎落了一地。

我们相爱了,瞒着所有人,我不知道上苍到底要做何种安排,芸芸众生,来来去去,生生死死,谁也无法洞悉上苍的下一步棋是什么。我心里其实一直都在等一场宣判。

责任总是要男人来承担的,我对安悦说,把事情交给我,我去面对杰子。安悦很无奈,她说我们都不是恶人,为什么要经受这样的痛苦呢?这个简简单单、清清爽爽的女孩子终于尝到痛苦的滋味了,她长大了,因为爱情。

但我们还没来得及去面对,杰子就得病了,而谁也没想到他的反应是如此强烈。那天是安悦的生日,我发信息给她:生日快乐,爱你一生。安悦回说太酸了,酸得让人脸红。我说这是我的真心话,但就是这句真心话却差点要了杰子的命。杰子在偶然间看到这个信息后,他几乎马上就疯狂地开车冲了出去。他撞上了桥墩,当时就晕了过去,还好被及时送往医院。

我赶回去时杰子仍处在昏迷之中。我在医院见到安悦时,安悦像疯了一样,她摇着我的胳膊,说我不想他死,不想他死啊。事实上我也心痛如绞,我和杰子朋友多年,如果我的人生是一条路,那么杰子就是路两边的树。而现在,那郁郁葱葱的树真的要枯了吗?

很自然我成了众矢之的。你还算是个人吗?这是我听到的最多的指责声。

杰子足足昏迷了三天才苏醒过来。还好,并没有留下什么后遗症,只需养一段日子就可以出院了。我长出一口气,至少自己可以少一点内疚了。

我不辞而别回到上海。我心灰意冷,我知道自己是个逃兵,我把所有的问题都抛在了脑后,留给了安悦,她将如何面对?这些问题有时想得我头痛欲裂。

3 永远失去

时间于浑浑噩噩中慢慢流逝着,我断绝了那边的一切消息,所有的伤与痛都随滚滚红尘而去吧。

那天在酒吧,对面坐着的一个女孩子过来跟我一起喝酒,最后说要跟我回家。我看看她,心想最爱的人都失去了,还有什么不可以的呢?我的心已经麻木了。

第二天早晨五点多,有人敲门。安悦风尘仆仆地站在门外。我还没回过神来,她已经进来了,看到那女孩。安悦不相信地看着我,然后她抬手给了我一记耳光,转身走了。

我一下清醒过来,不顾一切地追下楼去。在拐角处,我终于抓住了她的手,她挣扎着,满眼是泪。我说,跟我回去听我解释!

安悦跟我回到住处时,那女孩已经走了。安悦并没有要我解释刚才的一幕,她只是沉默地坐在沙发上,半晌她说,我们结婚吧。这是她开口说的第一句话。

我正在给她倒水,手一抖,一杯水全洒在了桌子上。我转身去找烟,抽出一支点上,心头的火不知怎么也瞬间被点燃了。我说你就是这么自私,你有没有想过别人?还好杰子没有成为残废,如果他有个三长两短,你要我怎么办?其实这些话是我说给自己的,但安悦来了,我一股脑全部扔给了她。

我越说越急,我完全失控了,我只想发火,只任交织在胸口的痛苦喷薄而出,却不知道是对安悦还是对自己。我看到安悦的泪凝固在脸上,她站起来头也不回地走了。

我没有去追,我不知道她去了哪里。我坐下来,收到她的短信,夏尘,我爱你,很爱很爱。那是我收到的安悦的最后一个短信,后来我打电话给她,她挂掉了。我想这样也好,如果没有我,也许她和杰子还可以从头再来。

整整三年,我没有回去。我依然习惯早晨在那个操场上跑步,感受着时间一点一点地逝去。我想时间真是个好东西,它带走了太多的东西,伤痛、悲哀或者甜蜜。

前不久,我意外见到了来上海游玩的杰子,他不是一个人,怀里是他小小的女儿,但不像安悦。我这才注意到杰子身边那个容貌精致的女子,她真的不是安悦。

那天,我知道了安悦三年前就跟别人闪婚了,并且不再与所有老朋友联系,包括杰子。“我对不起安悦,其实我早就发觉我们不合适,只是自尊不允许我输给你。我不明白,我出院后就跟安悦分手了,你们怎么没有……”

我不想再听下去,那段充满激情和伤痛的过往改变了我们每一个人,但改变最多的还是安悦。

我没问安悦过得好不好,也没告诉他安悦其实来找过我,因为那是我此生最后悔的事。

那天在黄浦江边,在我们坐过的位置,我一个人喝着啤酒,耳边是她断断续续的唱跑调的歌:像是昨天/像是那昨天/是否曾和某人在某个时间/牵着手幻想明天谁也不改变/对着天空说一定要爱很遥远……

我的思绪被扯得好远,在上海站前的那个洒满阳光的广场上,曾经站过一个女孩,她微笑着向我打招呼,嗨,你就是夏尘吗?

对不起,此情此景,永远不会忘记。

